

论藏名著选编

主编

李利安

# 弥勒五论

弥勒论师 著·曲世宇 杨航 整理



● 西北大学出版社

弥勒五论

论藏名著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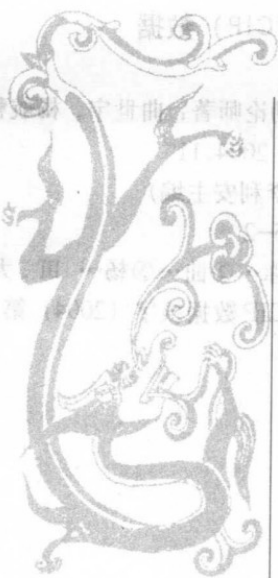
主编·李利安

整理·曲世宇 杨航

# 弥勒五论

〔印度〕弥勒论师 著

西北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弥勒五论 / 弥勒论师著; 曲世宇, 杨航整理. —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04.11  
(论藏名著选编 / 李利安主编)  
ISBN7-5604-1985-2  
I . 弥… II . ①弥…②曲…③杨… III . 大乘—佛经 IV . B9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14975 号

论藏名著选编

## 弥勒五论

---

作 者: 弥勒论师  
整 理: 曲世宇 杨 航  
主 编: 李利安

---

出版发行: 西北大学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市太白北路 229 号  
购书电话: 029-88302590 84337138  
邮政编码: 710069  
印 刷: 西安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9  
字 数: 418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604-1985-2/B·50  
定 价: 40.00 元

---

## 《论藏名著选编》总序

人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疑惑和烦恼，无论在科技落后、物资匮乏的古代还是在科技飞速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这些疑惑和烦恼都始终弥漫在人们的心头，牵制着人类的现实生活，缠绕着人类前进的脚步。为了消除这些疑惑和烦恼，人类曾提出了许许多多的理论，试图对这些奥秘进行解释，并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实践方法，希望摆脱烦恼的羁绊，实现快乐幸福的人生，于是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思想学说，并逐渐融合完善，形成各种不同的文明体系。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最著名的人类文明要算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欧洲文明、伊斯兰文明等四大文明体系。今天，这四大文明体系中的欧洲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正面临着巨大的困惑，并相互形成激烈的冲突，引起整个世界的动荡和不宁。而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却以其宽厚、圆融、深邃、超脱、友善等优势而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关注和喜爱。尤其是由印度文明和中华文明共同浇灌而成的佛教文明，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日益成为整个东方文明的象征。佛教文明塑造的这种神奇精湛的东方文化与东方艺术，深刻地影响了东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喜爱和信仰佛教的人，也由此获得精神的超越和心灵的安详，从而体验到人性的庄严和生命的快乐。

佛教思想体系的宏大与深邃早已为世人所惊叹，诠释这些思想体系之经典的宏阔与复杂也使世人对佛教文明有了客观的认识。按照佛教固有的分类方法，这些经典可以划分为经、律、论三个有机组成部分，合称“三藏”。经藏为佛所说之经典，音译“素怛缆藏”、“修多罗藏”，意译“契经藏”，意思是上契诸佛之理，下契众生之机；律藏为佛所制定之律仪，音译“毗奈耶藏”、“毗尼藏”，意译“调伏藏”，意思是能对治众生之恶习，调伏众生之心性；论藏则是后世佛弟子以殊胜之智慧对佛典经义加以组织化、

体系化的论议解释，音译“阿毗达磨藏”、“阿毗昙藏”，意译作“对法藏”，主要是依据佛陀说教的基本原理，对经藏化精简为详细，化深妙为显明，为佛陀教说的进一步发展。佛教界还有一个说法，即把三藏与三学结合在一起，认为经说定学，律说戒学，论说慧学。而智慧之学实乃三学之要害，佛法之根本，全部佛教思想体系之核心。如此看待论藏，足见其在佛法修证体系中的重要性。所以，自古以来，无论是小乘佛教还是大乘佛教，无论是释迦如来所说的显教还是大日如来所示的密教，无论是缘起无住的空宗还是法相唯识的有宗，无论是顿悟之南禅还是渐修之北宗，均对论藏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论藏成为佛教修行悟道过程中非常重要的经典依据，直到今天依然是学习佛教、理解佛教和实践佛教的不可或缺的理论凭证。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为了适应佛教文化爱好者和佛教信仰者认识佛教、理解佛教和修习佛法的需要，已经相继出版发行了许多佛教经典著作。从总体上来看，这些年来业已出版的佛学经典在佛教文化的研究和学习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这些年来的佛教经典出版也明显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改进。我认为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多经藏而少律藏和论藏，特别是论藏的出版发行近年来一直未受到足够的重视，这实为当今佛教弘传过程中的第一大遗憾；二是多短篇佛经而少中长篇著作，所以，一般人无论在修学佛法过程中还是在理解佛教文化时，总是局限于对那些业已烂熟的短篇经典的引用和敷衍，往往具有很大偏狭性和附会性；三是多集中在《金刚经》、《心经》、《法华经》等为数甚少的几部著名经典上，而较少出版内容照样丰富、思想同样深刻、见地同样正确、甚至方法更加明了、体系更易理解的其他各种名气相对小一些但依然非常重要的经典；四是多影印而少重排，所以，除了一些白话佛经的作品外，佛教经典的出版多是繁体字、竖排

版、无标点、无校勘，往往模糊不清，一般读者阅读极为不便，严重限制了佛教文化的传播和佛学研究的开展；五是多选集择编而少全集完本，特别是对于那些比较大部头的著作来说，很多情况下都只是部分摘录或内容介绍，缺少完整的原本，不利于系统而全面地理解这些作品；六是多空宗和性宗的著作而少有宗和密教的作品，这既不利于佛教文化的全面展现，也不适应佛教修证体系日益多样化的客观需要。

针对以上情况，这些年来我在培养佛教文化专业和南亚宗教文化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和世界宗教与文化专业的博士研究生的过程中，不断鼓励研究生们在论藏的搜集和研究中多作努力。因为从内容上来看论藏是契理契机的。说其契理，是因为所有论藏或者是对经藏的直接阐发解释，或者是依据经藏对某个或某几个事理的剖析解读，它始终是以佛所说的经藏为根据的；说其契机，是因为论藏都是根据各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不同背景而对经藏的阐发，所以论藏最能显示佛教思想的发展，特别是在没有新经说出的后释迦时代，论藏更能体现佛教思想的最新动态。另一方面，从形式上来看，论藏是详明系统的。说其详明，是因为论藏部头一般都比所阐发的经典为大，说理更加充分，解释更加显明；说其系统，是因为论藏一般都是围绕某个主题，从某个特定的角度，以各种方法，展开层层深入的论证，结构都比较完整，层次比较清晰，显示出很强的系统性。论藏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这里不能一一展开阐述。可喜的是，西北大学出版社的同仁也对论藏的重要性和论藏出版的滞后现状深有同感，于是我们联手选编这套《论藏名著选编》，由我担任主编，负责对论藏中具有较高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作品进行选择 and 编排，然后再请专业人员对所选论藏名著进行详细的整理。首批入选这套丛书的论藏名著是：（1）《正续指月录》（收于《卍续藏》第143册）；（2）《弥勒五论》（收于藏文大藏经丹珠尔和《大正藏》第31

册);(3)《菩提道次第略论》(收入藏文大藏经丹珠尔部)。其中《正续指月录》属于大乘显教中性宗一系的名著,《弥勒五论》属于大乘显教中有宗一系的奠基之作,《菩提道次第略论》则属于大乘密教中最重要的论书之一。这三种论藏名著的整理工作主要是以简化汉字横向重新排版,重新标点,部分地方还稍作校勘,以使其更加准确,更加通畅,更加适合现代人的阅读,从而更加有利于现代人进一步了解佛教、领会佛教、修学佛教。

李利安

2004年9月于西北大学桃园校区心苑书屋

## 《弥勒五论》前言

弥勒既是大乘佛教信仰中兜率天宫的菩萨，也是古代印度大乘佛教唯识学派的创始人。有的学者认为这两种角色不能合一，所以认为有两个弥勒，一个是信仰中的伟大菩萨，一个是历史上的伟大思想家。但是更多的佛教信仰者还是将两个弥勒合而为一。弥勒依据释迦如来的基本教导，下传并建立的大乘佛教瑜伽行派一直流传到今天。根据历史记载，这一学派的传承情况是，弥勒下传无著，无著再传世亲。世亲之后的传承，学术界一般认为分成了两系：一是亲胜、德慧、安慧、真谛一系，并由真谛于公元6世纪从印度传入中国南方；一是火辨、陈那、无性、护法、戒贤一系，并由玄奘于公元7世纪传入中国北方。于是，弥勒的学说便在中国大地上逐渐生根了。

弥勒一生著述丰富，思想宏博。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五部论书，合称“弥勒五论”。不过，由于历史传承的不同，在藏传佛教和汉传佛教中，关于弥勒五论的具体所指却稍有不同。汉传佛教的弥勒五论是：一、《瑜伽师地论》；二、《分别瑜伽论》；三、《分别中边论》（亦名《辨中边论》）；四、《大乘庄严经论》；五、《金刚般若论》。藏传佛教的弥勒五论是：一、《辨中边论》；二、《大乘庄严经论》；三、《现观庄严论》；四、《辨法法性论》（又称《法法性分别论》）；五、《究竟一乘宝性论》。我们这里所选的弥勒五论是依据藏传佛教的说法，其中《辨中边论》、《大乘庄严经论》、《究竟一乘宝性论》等三部直接使用古代的汉文译本，而《现观庄严论》和《辨法法性论》则使用近代法尊法师从藏文译本传译成的汉文译本。以下对此五论稍做介绍：

一、《现观庄严论》，弥勒造，民国年间法尊法师汉语译释。全称《现观庄严般若波罗蜜多优波提舍论》，又称《般若经论现观庄



严颂》，为大乘弥勒学说的代表作。“现观”即当前实证，也即亲证，即亲切明了地认识真理；“庄严”是一种文体，也含有如实开示道理的意义。本论主要内容是统摄梵文《二万五千颂般若》（相当于汉译大品般若经）之纲要，叙述三智及八事七十义，即一个凡夫循序修持以达到成佛境地的全部过程。由于梵文《二万五千颂般若》前后流传的本子略有变化，本论中写出的纲要和晚出的本子最吻合。多罗那他的《印度佛教史》里就有一段传说，提到世亲的门人圣解脱军先感觉论文和经文不相应，后来在波罗奈斯见到南印普陀洛传来的《二万颂八品般若经》，才解决了这一疑问，原来论文次第是和那部经相符合的。现存的《二万五千颂般若经》梵本也就是这一种本子，所以写本常在前面附有《现观庄严论》颂文。该论共分为八品。其中初三品令遍知一切智性，次四品为令于一切智性得自在而说加行，终品阐述由加行可达到佛果。依师子贤的解释，八品的次第是这样的：为了求得佛果的菩萨应该普遍知道一切法相，所以最初就举出果位的一切相智性来做目标。一切相智须遍知声闻等道才成就，所以其次说道智。道智又须遍知一切事才成就，故又说一切智。由此为了对这已经了解的三类智能够完全自在而修习，先总的得着概括相、道、事的一切相现等觉。其次由迈进的方法而修习达于最胜的边际，得着顶现观。又次对已知道的义理或分或合，整理、巩固来修习，得着次第现观。再加以充分修习，最后证得一刹那现观。次一刹那即证得究竟的法身。这是八品次第相生的意义，也概括了《二万五千颂般若》全经的全貌，明确系统地指出了大乘修行的全部过程。吕澂先生认为，《现观庄严论》的八品共总括为七十个句义。而八品是以境、行、果的次序来安排的。所谓“境”，就是一般所说的佛智的全体内容，共分三类：(1)一切种智；(2)道相智；(3)一切智。这一佛智的全体，就构成为修行的最后目标，也就是所谓境。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就有方法，即四种现观：(1)一切种现观，即

对三类智全体的、总的看法，这是第一步；(2)顶现观，即由一门深入的看法；(3)渐次现观，即有次第的观法；(4)一刹那现观，这是他们主张的现观究竟——顿现观，到最后一下子完成，有点类似质变的过程。这四种现观，即属于所谓“行”的方面。最后讲“果”，就是证得法身，叫法身现观。内容是四身、五智。四身即法身、自性身、受用身、变化身。五智即法界智、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现观庄严论》即以这八品七十义来分析解释全部《大般若经》的。

有关此论撰作之由来，据师子贤的《八千颂般若释论》记载，《般若波罗蜜多经》重复之处颇多，或虽无重复，但意义甚深难辨，无著有许多疑难，无法贯通，所以弥勒菩萨为了给无著解释般若经而造此论。本论之内也题有“圣弥勒尊造”的语句，于是被认定是弥勒所作。此论在印度及西藏自古以来就一直受到重视，最初在四世纪中到五世纪初有活动于中印度一带的世亲弟子圣解脱军为该论作过注解，接着他的弟子大德解脱军也作了注释。后来到了八、九世纪时，东印度波罗王朝达磨波罗王（在位年代约770~810），特别推重《般若经》，他的王师师子贤尤以精通《般若经》和《现观庄严论》著名。他著有解释此论的四种书，其中《现观庄严般若波罗蜜多教授论释》（也称为《发明义理疏》）和《八千颂般若波罗蜜多疏现观庄严明义》两种最为重要。其后注解《现观庄严论》的大都以二者为据，而从此到十三世纪初佛教在印度衰落为止，四百年间，此论一向弘传很盛。传译到中国西藏地区的注书连解脱军和师子贤所作的在内，现存有二十一种之多，都收在藏文《丹珠尔》之内。总之，此论在印度佛学晚期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是无疑的。

本论传入藏地也很早，传说在前弘期约九世纪之初，译师吉祥积就已翻译过了。到了后弘期，大译师宝贤（958~1055）译出了师子贤的《大注》。而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要算翻译师（1059~

1109)重译的《现观庄严论》颂文和校改旧译的大小二注。这一类校改本现在成为蒙、藏地区通用本。他还为《现观庄严论》作了注解,是为藏族学者这类注书的创始。其弟子慧燃和再传的菩提智,相继于卫藏地区弘扬本论,并著有注解数种,为后来注家的典据。《现观庄严论》成为西藏佛教各派必须学习的要典。至十四、五世纪时,西藏格鲁派创始者宗喀巴(1357~1419)也特别重视《现观庄严论》,并著注解《详解善说金鬘疏》,为藏族学者著述中最详尽明白的作品,他的重要门人如贾曹杰、克主杰、僧成等各有注疏,后来学者著述不绝,至十七、八世纪妙音笑金刚(1648~1742)之时,已近百种之多。因为格鲁派寺院的学制,《现观庄严论》规定为五种学科中般若科必读的书,有名的注疏也就为参考所不可少的了。

《现观庄严论》的梵本已于1929年经前苏联学者谢尔巴茨基和奥贝米勒校订合藏文译本印行。1954年,又校刊附梵藏索引本。1938年法尊法师将本论翻译成汉文并略加解释,遂诞生了第一个汉文译本。

二、《大乘庄严经论》。又称《大乘庄严论》、《大庄严论》、《庄严经论》、《庄严论》或《庄严体义论》。乃瑜伽十支论之一。西藏译本谓是弥勒所著。但梵文本并未举出作者之名。《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开元释教录》卷八均谓本书为无著所造;《成唯识论了义灯》卷一、《成唯识论述记》卷四、《解深密经疏》卷四、《法华经玄赞要集》卷五等则皆称本颂为弥勒造,释论则为世亲菩萨所作。笔者倾向于本论的“颂“系弥勒所造,”释“则为世亲所作。汉文译本系唐代波罗颇迦罗蜜多罗译。共十三卷,今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内容是解说菩萨发心、修行过程中所应修习的各种法门,涉及大乘佛教之要义。全书共分二十四品。现存之梵本系法国学者莱维于一八九八年发现于尼泊尔的本子,1907年正式校订出版,1911年由此梵本译成法文。西藏译本将全书分为“颂”、

“释”两部分。梵本及西藏译本皆仅有二十一品。“庄严”系梵文学的一种体裁，用以阐扬大乘经本义，故关于本论的题号，陈真谛译的《摄大乘论释》卷八谓：“经义深隐难解，如实显了经中正义，故名‘庄严论’。论解此经，故得庄严名。”《成唯识论述记》卷四谓：“应言‘庄严大乘经论’，能庄严大乘经故；先云‘大乘庄严经论’者非也，无有大乘庄严经故。”本论援引经典颇多，有《十地经》、《无尽慧经》、《行清净经》等数十种。关于此论的注释，中文著作中较受重视的，有慧净所作的疏十卷；西藏藏经中则有无性及安慧的注。

《庄严经论》的汉译者波罗颇密多罗可能是古代印度高僧戒贤的门人。他在玄奘尚未去印度的唐初武德年间来我国传授那烂陀寺的学说，特别是后来成为玄奘师傅的戒贤的学说。《庄严经论》译出后，当时李百药曾做过一篇序文，对《菩提品》作了提要的解释。他说：“其菩提一品，最为微妙，转八识以成四智，束四智以具三身，详诸经论所未曾有，可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吕澂先生认为，这几句话的确抓住了这一品的中心，回答了到达佛地以后唯识是怎样的情形。吕先生是这样分析的：所谓“转八识以成四智”的“四智”，即“圆镜、平等、妙观、成事”，这是成佛时才有的。本来，瑜伽行派在实践上有个特点，它不像别的学派所常讲的解脱、涅槃等等，而是讲“转依”。这一说法更把握了实践的具体的关键。“转依”这一概念也是根据他们理论“所知依”的“依”来的，“所知依”原是染，把它转为净就是究竟了；原是迷，把它转为悟这就解脱了。《庄严经论》的转八识以成四智，也就是转依达到最后的结果，达到四智的佛地了。所谓“束四智以成三身”的“三身”就是“法身”、“受用身”、“变化身”。这里不是每一身都有四智，而是四智加法界（四智为心法，法界为四智之境）适当配合，分别构成三身。如“圆镜”为“法身”，“平等”为“受用身”，“妙观”、“成事”为“变化身”。两家对这一点，可

说是发挥得详尽之至。戒贤、亲光的学说其实也是依据《大乘庄严经论》的《菩提品》来推阐的。

三、《辨法法性论》，又作《法法性分别论》。弥勒造，近代法尊法师汉译。为大乘佛教瑜伽行派的重要论书。主要内容是在辨明法与法性的差别，亦即生死与涅槃的分别。本论藏译本共有三种版本流传：一为散文体，一为偈颂体，另一为世亲加以解释的注本。目前所发现的梵文原典，仅为占全本五分之一的断片，原附载于烈维所刊行的梵文《大乘庄严经论》卷末，后经山口益博士的考证校订而予以发表。汉译本则系法尊法师于1936年所译，汉藏教理苑刻版流通。在台湾还有印顺法师的《辨法法性论讲记》刊行于世。

印顺法师在《辨法法性论讲记》卷首中说，辨是分别、辨别的意思。本论所要分别的，是法与法性，所以名“辨法法性论”。佛法虽深广无边，但概括起来，不外乎现实的生死流转，理想的涅槃寂灭；学佛，只是怎样的从了解到实行，超越生死而证入涅槃。本论说：其中法所显，即是说生死；其法性所显，即三乘涅槃。所以本论的分别法与法性，就是生死与涅槃的分别。法，梵文的含义很多，如转法轮的法，归依佛法僧的法，不是生死，反而是近于法性、涅槃的。但现在依一般习用的，一切法（蕴、处、界所摄）的法，是虚妄生死法。法性，是法的本性、实性，法性是真如、法界等异名，是如实的涅槃。本论所说的法相与法性相，是：虚妄分别所现，也就是唯识现的，似有实无，是法；虚妄分别所现的，能取所取不可得，是真如性、法性。这一体系，与《辩中边论》相近。《辩中边论》以九相显虚妄分别，五相明空性（真如的异名）；本论以六相显法相，六相明法性：这都是立生死与涅槃，虚妄分别与真如二大纲，然后分别说明怎样转虚妄而显真实的。本论又以客尘诸垢及真如性——二性，广明转依，在思想上，这是更近于心性本净说、如来藏说，但本论立“契经法界”，就是

《摄大乘论》的法界等流闻熏习，与《究竟一乘宝性论》说不完全一致。后代的唯识宗，如《成唯识论》，着重唯识变现义，详于境相，可说是重于虚妄的；如来藏说，依如来藏说生死、说涅槃，是重于真实的。然从弥勒本论及《辩中边论》来看，立虚妄分别与真如而说转依，是重于行果的。传说的弥勒偈颂论，与《瑜伽师地论》，有其重点的不同，所以本论为唯识学系，而立论有其独到处，这是讲说、研究本论所不可不知的。

四、《辩中边论》，又作《中边分别论》、《离僻彰中论》。弥勒造颂，世亲造释，唐代玄奘大师汉译。凡三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本论系注释弥勒所造之《辩中边论颂》，阐明大乘中道之正行。共有辩相、辩障、辩真实、辩修对治、辩修分位、辩得果、辨无上乘等七品：(1)《辩相品》：初揭归敬颂，次标此论之体，即相、障、真实、修对治、修分位、得果、无上乘等七义，其后依序辩述其义；(2)《辩障品》：初略说具分、一分、增盛、平等、生死取舍等五障之义，次明九结，及障善等十净法之三十障，及四念住等菩提分、十波罗蜜、十法界等各别障之义；(3)《辩真实品》：先揭根本、相、无颠倒、因果、粗细、极成、净所行、摄受、差别、善巧等十种真实，及十善巧之名，然后次第释之；(4)《辩修对治品》：说明三十七菩提分法之义，及菩萨与二乘修对治之差别；(5)《辩修分位品》：说明修对治之分位差别有十八位，又谓真法界位有不净、净不净、清净等三位，分别以十八位配之，且论述堪能位、发趣位、有庄严位、遍满位之别；(6)《辩得果位》：述异熟、增上、等流、士用、离系等五果，及后后、最初、数习、究竟、随顺、障灭、离系、殊胜、有上、无上等十果之别；(7)《辨无上乘品》：先谓大乘中，有正行、所缘及修证等三义，然后逐次论述。

本论的异译本有陈代真谛之《中边分别论》二卷。两译因传承不同，故于法相之解释上时生歧异。《辩中边论》的弥勒颂文就象只列出各家学说的目次一般，而世亲的注释部分也只是——分

解颂文，稍加解释而已，并不像后世的注释那样能以议论的方式去详细论述，所以，释文依然极其难解。慈恩曾为此论撰《辩中边论述记》三卷传世，但比起慈恩的其他著作，此《述记》也是极其难解的作品。此外，西藏藏经中除此世亲释论及弥勒本颂之外，另有安慧之释论，与本论同名。安慧注的梵文断片，最近由法国学者在尼泊尔发现而传出。在了解《辩中边论》及安慧说法上，这是极其重要的资料。汉文注释书还有元晓之《中边分别论疏》四卷（现存第三卷）等。

吕澂在《辩中边论讲要》中说，《辩中边论》为瑜伽学系根本之籍，此系后起学说之要义多从此论发展而来。从此论还可上推此系思想本源出于般若，与龙树学说前后贯通一致。龙树学宗般若而著五论，首标《中论》，以中道立宗。本论为弥勒五论之首，亦以中道立宗，而于龙树论所未详尽者，广为发挥。颂中揭举七义，以明道果，以示本论范围。佛学之学，不越道果。道有二义，谓所行与所以行者，即就所缘能缘以明道。果则行之位次段落也。本论所言大乘道果，乃就瑜伽学宗旨言之。七义中前四为道，相、障、真实，为所行之道，修诸对治则所以行之道也。次二为果，即修分位与得果也。所余不共无上乘，为抉择殊胜义，乃于通论外，特提出以明是学所宗者也。此中相言，即所行境界。以相分别诸法，意显其法之为何等，即于诸法中，以相说其意义，谓此法有应知应断应证之义。障为应断，真实为应知应证。云何断障知真实，故次言对治实践。由对治故而有次第分位，示行有效果，功不唐捐。然此道果，非依二乘说，故于最后特示大乘不共义以为论极。颂首冠以唯字，即唯是七义概摄大乘道果本末，更无余义也。

五、《究竟一乘宝性论》，又称《分别宝性之大乘最胜要义论》、《宝性分别一乘增上论》、《一乘宝性论》，略称《宝性论》。所谓“宝”，指佛法僧三宝；“性”，是讲三宝的本质；所讲的都是究竟

的说法，所以加“最上要义”（即汉译“究竟一乘”）字样来形容。后魏勒那摩提译，共四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汉译传统上认为作者为坚慧，藏文系统则以本论为弥勒所作，或谓弥勒造偈颂，无著撰释论。近人多支持前说。又经录中有说本论为菩提流支所译者，或说有二译，菩提流支译本为阙本。本论为有组织地阐述如来藏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全书包含《教化》、《佛宝》、《法宝》、《僧宝》、《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无量烦恼所缠》、《为何义说》、《身转清净成菩提》、《如来功德》、《自然不休息佛业》、《较量信功德》等十一品（梵本为五章）。卷初并有偈颂述说各品的大纲。内容乃援引《如来藏经》、《胜鬘经》、《大乘涅槃经》、《华严经》、《大乘庄严经论》等经典，重评《般若经》的“空”，细论佛性的“有”。又依据十种观点（自性、因、果、业、相应、行、时差别、遍一切处、不变、无差别）及三种意义（法身、真如、性），阐述如来藏，并举九种譬喻加以说明。

吕激先生在《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中对此论曾有过分析介绍，他认为，该论所讲共有七句（七个主题），除“三宝”（三句）及“性”外，还有“菩提”、“功德”、“业”，而中心在“性”句上。这句中提出“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这一命题。成立这一命题的理由，就是认为一切众生皆有法界。法界的“法”，本来指的一般事物，此处则重点指一切功德的法，拿最高标准来讲是佛的功德。“界”就是因，在印度人的用法上，“界”字不仅指范围、界限，而且有“因”（素）的意思。因此，所谓一切众生皆有法界，因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藏，即无异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该论阐释如来藏的特点，在于把《胜鬘经》、《如来藏经》中的义理，尤其是如来藏对般若空性智关系的说法，大加发挥，并贯串到整个实践的过程中去。在两部经中把如来藏当作境界，既然是境界，要使它功德显现，就得先亲证（即见到）如来藏。也就是说，有待于空性智的证知。这样显现出来的功德就是果。这种说法为大乘



理论开辟了一条新路，对晚期大乘发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可见，本论不仅与唯识说关系密切，而且对了解印度如来藏说之发展，亦提供宝贵的资料。1931年，欧柏密勒（E. Obermiller）曾译此论的藏文本为英文。一九五〇年，乔思敦（H. Johnston）与却吐里（T. Chowdhury）共同出版此论之梵语原典。

综上所述，《弥勒五论》形式奇伟，体系严整，论议精辟，思想深邃，在佛学发展历史和佛教修证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自古以来一直是大乘行者的必修之论。此次将《弥勒五论》合册印刷，并重新断句，横向排版，稍作校勘，相信对汉地大乘佛教研究者和修行者将会大有帮助。整理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一些疏漏，敬请读者不吝赐教，以使该版本获得不断的完善。

李利安  
2004年9月于心苑